

草堂集序

宣州當塗縣令李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高祖世
珪組世爲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爲名然自
窮蟬至舜七世爲庶累世不大曜亦可歎焉神龍之
始逃歸于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
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
不讀非聖之書恥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

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

北京大學出版社

賈晉華○著

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

賈晉華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北 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賈晉華著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8

ISBN 7-301-05221-9

I . 唐… II . 賈 III . ①唐詩-文學研究②詩人-人物研究-中國-唐代 IV . 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63078 號

書名：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

著作責任者：賈晉華 著

責任編輯：馬辛民

標準書號：ISBN 7-301-05221-9/I·0583

出版者：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北京大學校內 100871

網 址：<http://cbs.pku.edu.cn/cbs.htm>

電 話：出版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4140 編輯部 62752025

電 子 信 箱：zupup@pup.pku.edu.cn

印 刷 者：北京大學印刷廠

發 行 者：北京大學出版社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890mm×1240mm A5 開本 18.125 印張 580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一版 200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定 價：36.00 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制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目 錄

導 言 (1)

上編 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考論

| | | |
|-----|---------------------------------------|-------|
| 一 | 《翰林學士集》與太宗朝宮廷詩人群 | (11) |
| (一) | 貞觀宮廷詩人群唱和活動考述 | (12) |
| (二) | 貞觀宮廷詩風分析 | (33) |
| 二 | 《景龍文館記》與中宗朝文館學士群 | (43) |
| (一) | 《景龍文館記》考輯及編年 | (43) |
| (二) | 皇帝扶持與詩歌發展 | (63) |
| (三) | 景龍宮廷詩體分析 | (65) |
| (四) | 景龍宮廷詩風 | (67) |
| 三 | 《大曆年浙東聯唱集》與浙東詩人群 | (74) |
| (一) | 《大曆年浙東聯唱集》鉤沉 | (74) |
| (二) | 大曆浙東詩人群存作評述 | (78) |
| 四 | 《吳興集》與大曆浙西詩人群 | (86) |
| (一) | 《吳興集》鉤沉 | (87) |
| (二) | 浙西聯唱評述 | (94) |
| 五 | 《汝洛集》、《洛中集》及《洛下遊賞宴集》與大和至會昌 東都閑適詩人群 | (102) |
| (一) | 《汝洛集》、《洛中集》及《洛下遊賞宴集》考述 | (103) |
| (二) | 白居易“中隱”說的提出及其與洪州禪的關係 | (108) |
| (三) | 東都閑適詩人群的生活情趣與創作傾向 | (129) |
| 六 | 《漢上題襟集》與襄陽詩人群研究 | (146) |
| (一) | 《漢上題襟集》考輯 | (146) |
| (二) | 襄陽詩人群存作評述 | (155) |

| | |
|--------------------------------|-------|
| 七 《松陵集》與咸通蘇州詩人群 | (161) |
| (一) 關於皮陸交情、蘇州文會及《松陵集》之編集 | (161) |
| (二) 從《松陵集》看皮陸的出處意識及文學觀念..... | (165) |
| (三) 《松陵集》的創作特徵及成績..... | (172) |

下編 唐代集會總集七種輯校

| | |
|-----------------------|-------|
| 景龍文館記 | (181) |
| 大曆年浙東聯唱集 | (279) |
| 吳興集 | (295) |
| 汝洛集 | (328) |
| 洛中集 | (348) |
| 洛下遊賞宴集 | (381) |
| 漢上題襟集 | (438) |

附編 隋唐五代其他作家群研究

| | |
|---|-------|
| 一 河汾作家群與隋唐之際文學 | (459) |
| (一) 河汾作家群之聚會..... | (459) |
| (二) 河汾作家群的創作業績..... | (465) |
| (三) 王績的意義..... | (470) |
| 二 高宗武后時期三大修書學士群： | |
| 律詩定格與類書泛濫 | (478) |
| (一) 高宗武后時期總集、類書之大量修撰 與三大宮廷學士詩人群..... | (478) |
| (二) 修書學士關於新體詩聲律、技巧、作法的討論 | (485) |
| (三) 新體詩合律程度個案分析：《珠英學士集》殘卷 ... | (487) |
| (四) 律詩定格與進士試詩的同步實現..... | (490) |
| (五) 類書泛濫與詩歌發展的關係..... | (495) |
| 三 論韓孟詩人群 | (499) |
| (一) 汴徐初集，退之低頭拜東野 | (499) |
| (二) 京洛重會，昌黎當仁掌帥旗 | (509) |

| | |
|------------------------------|-------|
| 四 唐末五代廬山詩人群考論 | (519) |
| (一) 唐末至五代前期廬山詩人群的聚集及 創作特色 | (519) |
| (二) 五代後期廬山詩人群的聚集及詩歌風貌 | (527) |
| 五 唐末五代泉州詩壇 | (538) |
| (一) 唐末五代之際泉州詩人群 | (538) |
| (二) 韓偓和顏仁郁 | (544) |
| (三) 五代後期泉州詩人 | (547) |
| 參考書目 | (551) |
| 後記 | (571) |

導　　言

本書研究唐代集會總集及相關的詩人群的活動與創作。書中首次提出“集會總集”的新概念。傳統的四庫分類法中，集部有總集類，但此類包括了各種不同類型的總集。以唐人總集而言，就有選集、唱和集、送別集、家集等。^①而唱和總集中又可分出集會總集和非集會總集兩類，其性質有重要的區別。集會總集所收作品，其著者曾經在一定時間裏聚集於一定地點從事詩歌唱和或其他文學活動，往往有較多人參預，形成一定規模的詩人群體，如本書所考輯之《大曆年浙東聯唱集》、《洛中集》、《洛下遊賞宴集》、《漢上題襟集》等。此外，雖然唐人別集中多附收唱和詩，但有些別集專收作者於特定時地與其他詩人唱和酬贈的作品，如顏真卿(709~84)所編《吳興集》，收其任湖州刺史時與文人詞客、門生子弟唱和之作，實質上為一種特殊形態的集會總集。非集會總集的情況較複雜，有的為異地遙相唱和的作品集，一般發生於二、三人之間，如元稹(779~831)、白居易(742~846)及崔玄亮(768~833)唱和之《三州唱和集》；^②有的為某人一生或較長一段時間中與眾多友人的唱和作品集，如《僧靈澈酬唱集》；^③有的為兩位或更多詩友在一段時間中或同地或異地唱和的作品集，如秦系(720?~800?)和劉長卿(?~790?)的《秦劉唱和集》，^④等等。雖然結集的背景各不相同，但非集會總集的基本特點是其著者未在一段時間中聚集於一定地點唱和並形成詩人群，由此而與集會

① 參陳尚君，《唐人編選詩歌總集敘錄》，收《唐代文學叢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184~222。

② 見歐陽修(1007~72)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60頁1624。

③ 見《新唐書》，卷60頁1624。

④ 見權德輿(761~818)，《秦徵君校書與劉隨州使君唱和詩序》，《全唐文》，董誥(1740~818)等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490頁6b~7b。

總集區別開來。^① 本書的研究中心為唐代集會總集。

與集會總集直接相關聯的另一個重要概念是“詩人群”。詩人群雖然不是一個新概念，但長期以來一直與“詩歌流派”的概念混淆不清，從而影響了研究的深入和規範。本書為詩人群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即指在一定時間段裏，曾經聚集於一定地點從事詩歌唱和或其它文學活動，彼此聯繫密切而又相互影響的一定數量的詩人所形成的群體。雖然此類詩人群體往往表現出相近的文學傾向，但其最突出的特徵却是社交人事關聯，體現了中國古代詩人在孔子“《詩》可以群”的觀念影響下所形成的特殊聯結紐帶，^② 比詩歌流派的概念更切合中國古代詩歌發展的傳統，特別是唐以前詩歌發展的傳統。分類的細緻化和概念的明晰化有助於推動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進一步科學化、規範化和深入化。本書對此二概念的辨析及實際運用應該有助於澄清古代文學研究中的一些含混不清的現象。

本書在研究方法上以考證和評論相結合為基礎，不拘一格地綜合運用古今中外各種適用的方法。對每一總集的考輯，都詳引原始資料，描述歷代著錄、版本流傳及存佚情況，并輯集散佚作品。對每一相關詩人群的研究，則考定其聚散離合的時間地點，描述其文學活動和文化背景，分析其現存唱和作品，並評價其在唐代文學和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

本書正編部分分為上下兩編。上編考論唐代集會總集及相關的詩人群體。第一章以“《翰林學士集》與太宗朝宮廷詩人群”為題。雖然發現於日本的這一集子被加以錯誤的標題，其本來面目可能為許敬宗(592~672)別集的一部分，但現在所能見到的《翰林學士集》殘

① 有少數總集介於集會與非集會之間，如《汝洛集》就收有數首異地唱和的作品，但大多為同地集會唱和的產物，詳見本書第五章所考述。另有一些總集的情況較複雜，如《珠英學士集》，雖然珠英學士在編書過程中確曾集會賦詩，但這部總集却既收有他們於朝廷唱和的作品，也收有非唱和作品，是一部介於集會總集和選集之間的集子，詳見本書附編二所述。

② 關於中國古代詩歌在孔子“《詩》可以群”的觀念影響下而形成的應酬化、普及化及技術化傾向，參看拙文《“《詩》可以群”：中國傳統詩歌普及化軌迹描述》，《江海學刊》1989年第4期，頁149~55。

卷皆為貞觀中君臣遊宴唱和的詩篇，故研究者多視之為總集，本書亦將其作為集會總集研究。以此集為基礎，本章對以唐太宗(626~49在位)為首的貞觀宮廷詩人群的活動和作品作了詳細編年，并分析評價這一詩人群的詩歌創作。指出貞觀詩人致力於採南北之長，其創作特色在於尚未能像後來的盛唐詩人那樣，將聲律與風骨、物象與興寄水乳無迹地融會貫通於各種作品，而是因題材、詩體而異地分別採用南北文風，從而在其作品中呈現出一種兩分的現象。研究者或認為貞觀詩風北方化，或斷定齊梁詩風佔主導，皆失之於只見到這種兩分現象的一個片面。

第二章考述《景龍文館記》及唐中宗(705~10在位)朝修文館學士群。《景龍文館記》為文館學士武平一(? ~741)所編，包括三方面內容：中宗朝修文館及宮廷文學活動的記錄，中宗和文館學士及其他朝臣的唱和作品，以及文館學士的傳記。此集久散佚，本章在高木正一、西村富美子及安東俊六等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從三十餘種原始資料中考輯佚文，共得事件六十六則，詩三百六十六首，斷句四，詞五首，賦一首，序四首，預唱者六十四人，包括李嶠(645? ~714)、盧藏用(? ~713?)、薛稷(649~713)、宋之間(656? ~712)、杜審言(645? ~708)、沈佺期(? ~713)、閻朝隱(? ~712)、徐彥伯(? ~714)、蘇頌(670~727)、張說(667~731)等重要詩人。本章進而將這些事件及詩文加以精細編年，並探討中宗對文學的扶持及修文館的建立和活動在唐代文學發展史上的意義，分析修文館學士詩歌作品的體式及近體詩的合律情況，指出修文館學士在將詞從民間移入上層文學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最後還評價了修文館學士詩詞作品的風格特色及其對唐詩發展的影響。

第三章考述《大曆年浙東聯唱集》及浙東詩人群。唐代宗廣德元年至大曆五年(763~70)，鮑防(723~90)為浙東從事，江南文士紛紛前來依附，形成一個多達五十七人的聯唱群體，包括嚴維(? ~780)、呂渭(735~800)、劉全白、丘丹、吳筠(? ~778)等著名詩人，其作品結集為《大曆年浙東聯唱集》二卷。此集久佚，本章從《會稽掇英總集》、《嘉泰會稽志》、《蘭亭考》、《古今歲時雜詠》、《唐詩紀事》、《全唐詩》、《全唐文》等書中共輯此集逸詩詞三十八首、四言偈十一首、序二

首。文中進而分析這些作品中所體現的安史之亂後江南避難文士的心理變化，評價其作品的風格特色，並著重論述其歌辭和聯句作品對唐代文體發展的影響。

第四章考述《吳興集》及大曆浙西詩人群。《吳興集》為顏真卿(709~84)編集其於唐代宗大曆八年至十二年(773~77)刺湖州時與文士僧道、門生子弟唱和之作而成。此集久佚，本章從《太平廣記》、《嘉泰吳興志》、《皎然集》、《顏真卿集》、《全唐詩》、《全唐文》等書中共輯得詩五十八首，詞二十首，文十首，預唱者九十五人，包括皎然(720? ~?)、張薦(744~804)、劉全白、吳筠、王純(743~814)、柳中庸、韋渠牟(749~801)、皇甫曾(? ~785)、張志和、耿津等著名詩人。文中進而分析評價浙西詩人的作品，指出這些作品體現了以詩會友的自覺意識，清雅平淡的文人情趣，由盛唐之夢破滅而帶來的恬退獨善心理，及以詩歌為消遣娛樂工具的觀念。其中的歌辭作品在文人詞的發展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遊戲詩則對貞元中以權德輿(761~818)為代表的臺閣詩風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第五章考述《汝洛集》、《洛中集》、《洛下遊賞宴集》及以白居易為首之東都閑適詩人群。此三集為白居易編輯其於唐文宗大和三年至武宗會昌六年(829~46)中隱東都洛陽時與諸閑官文士唱和之作。前二集為《劉白唱和集》之第四卷和第五卷，本章在花房英樹、柴格朗及橘英範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考輯，共得《汝洛集》六十六首并斷句一，《洛中集》一百四十七首并斷句六。此外還考輯《洛下遊賞宴集》二百二十三首并斷句九。文中還深入探討白居易“中隱”說對傳統朝隱觀的改造和發展，及其與洪州禪“平常心是道”說的關係。指出傳統朝隱觀強調身與心的分離，中隱說則將身心重新合一，強調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同等重要，從而將隱逸文化推向生活化和世俗化。中隱之士在洛陽擔任閑官，在私家園林中過着適意任心的生活，寫着怡樂閑適的詩歌，同時還獲得精神上的超脫。白居易的中隱理論和實踐在當時引起了熱烈的反響，許多士大夫追隨他，從而形成一個以老人及閑官為主體之詩人群，包括劉禹錫(772~846)、裴度(765~839)、牛僧孺(780~848)、李紳(772~846)、王起(760~847)等重要人物。這一詩人群的生活情趣和創作傾向皆與白居易接近。

第六章考述《漢上題襟集》及大中襄陽詩人群。唐宣宗大中十年至咸通元年(856~60)，徐商鎮襄陽，段成式(?~863)、溫庭筠(812?~70?)、溫庭皓(?~869)、韋蟾、元繇、余知古、王傳等遊其幕，唱和酬答。段成式編集諸人詩作，並錄往來簡牘，結為《漢上題襟集》十卷。此集久散佚，自夏承燾撰《溫飛卿繫年》以來，已有多位學者注意並概略述及此書，但至今尚未見專文研究輯考。本章於諸位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全面考輯此集，計得詩四十八首又斷句十聯一句，賦一首，連珠二首，書簡十九首又三斷句。文中進一步研究與此集相關之襄陽詩人群的文學活動，並評價其詩文創作。指出襄陽詩人的詠妓嘲謔詩最值得注意，特別是段成式與溫庭筠相互嘲謔的詩作，描述了一段飛卿與歌妓相慕相愛的真實情事，對於瞭解溫詞及晚唐愛情詩詞的背景頗有裨益。

第七章論述《松陵集》及晚唐蘇州詩人群。唐懿宗咸通十年至十二年(869~71)，崔璞任蘇州刺史，皮日休(834?~83?)為從事，陸龜蒙(?~881?)遊其幕，遂相與唱和，又有羊昭業、張賁、顏萱、魏朴、鄭璧、嚴惲、司馬都、崔璐、李穀等過往唱酬。陸龜蒙編唱和之作為《松陵集》十卷，今存，共收詩七百首左右。本章詳細考證蘇州詩人群的聚會過程，描述其文學活動，並進而探討皮、陸的出處意識和文學觀念，分析《松陵集》的創作特徵和成績。

下編在上編研究的基礎上，輯集并校勘唐人集會總集七種：《景龍文館記》，《大曆年浙東聯唱集》，《吳興集》，《汝洛集》，《洛中集》，

《洛下遊賞宴集》，及《漢上題襟集》。^①

本書附編部分共五章，研究隋唐五代七個作家群體：隋唐之際河汾作家群，初唐高宗武后時期(649~705)三大修書學士群，中唐韓孟詩人群，及唐末五代廬山詩人群和泉州詩人群。這些作家群的作品皆未曾編集，但他們的集會唱和活動符合本書所論詩人群的概念，故亦收入作為附錄。

第一章探討隋唐之際河汾作家群。這一作家群以大儒王通(580~617)講學河汾為背景，由王氏兄弟、王門弟子及河東、絳兩郡士人官吏組成，包括王度、王績(590~644)、陳叔達(?~635)、凌敬、薛收(592~624)、薛德音等。本章考證這一作家群的聚會過程，評論其現存作品的創作特色和業績，並着重分析王績對魏晉風度和陶潛詩歌的模仿，以及其對盛唐精神和盛唐詩風的影響。

第二章研究高宗武后時期的修書學士群。高宗、武后廣招文章之士大量編修總集和類書，形成三個修書學士群：高宗時以許敬宗為首之修書學士群，武后前期北門學士群，及武后後期珠英學士群。修書過程同時又是評論詩文及賦詩唱和的過程，故修書學士群亦為宮

① 唐人集會總集，除本書所研究諸種外，可考知者尚有初唐時高正臣、陳子昂(661~702)等人之《高氏三宴詩集》；張說於開元三年至五年(715~17)任岳州刺史時與文人門客唱和之《岳陽集》；鄭鋼等人於大曆二年至四年(767~69)在西川節度幕府中唱和之《華陽屬和集》；裴均(750~811)等人於建中四年至貞元四年(783~88)在壽州幕府中唱和之《壽陽唱和集》；裴均等人於貞元十九年至元和三年(803~808)在荆南節度幕府中唱和之《渚宮唱和集》；裴均等人於元和三年至六年(808~10)在襄州幕府中唱和之《峴山唱詠集》；唐次(?~806)等人於貞元八年至十九年(792~803)在開州唱和之《盛山唱和集》（參陳尚君，《唐人編選詩歌總集敘錄》，頁203~15）；劉太真(725~92)、顧況(727?~816?)等人於貞元四年(788)夏在長安唱和之《諸朝彥過顧况宅賦詩》（一作《貞元朝英六言詩》）。按日人空海攜歸日本之書目中有《貞元英杰六言詩》一卷，見《遍照發揮性靈集》卷四《書劉希夷集獻納表》，參陳尚君，《唐人編選詩歌總集敘錄》，頁192；另《崇文總目》[《四庫全書》本；卷11頁9b]及《通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卷70頁825下]皆錄《諸朝彥過顧况宅賦詩》一卷[《崇文總目》所錄無“詩”字]。二集實為同一書。劉太真有《顧著作宣平里賦詩序》[《全唐文》，卷395頁4b~5a]，記貞元四年夏柳渾、劉太真、藏用等於顧况宅聚會賦六言詩，次日朝士遍和，舉國傳誦，即為此集。今僅存劉序及包佶《顧著作宅賦詩》六言一首[《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205頁2142]，等等。這些集會總集或久已湮沒不存，難於輯考；或僅為一次或數次集會，未形成一定規模的詩人群，故本書未對這些集子展開研究。

廷詩人群。詩句選集《古今詩人秀句集》，詩法著作《詩髓腦》、《筆札華梁》、《唐朝新定詩格》及詩歌總集《珠英學士集》皆為此三個修書學士群的產品。本章詳考此三個學士群的構成，探討類書修撰與詩歌發展的關係，評價修書學士關於新體詩聲律、技巧、作法的討論。並以《珠英學士集》殘卷為個案研究，分析此時新體詩的合律程度。最後以較充分理由和證據，提出律詩定格與進士試詩應於中宗神龍前後(705~707)沈佺期、宋之間知貢舉時同步成立的推測。

第三章討論韓孟詩人群。這一詩人群經常被作為詩歌流派研究，本章則從詩人群的角度展開論述。首先詳述韓愈(768~824)、孟郊(751~814)、張籍(766~830?)、李賀(790~816)、盧仝(？~835)、賈島(779~843)等人的兩次重要聚會，其一為唐德宗貞元十二年至十六年(796~800)在汴州、徐州一帶，其二為唐憲宗元和元年至六年(806~11)在長安、洛陽一帶。其次論述孟郊、韓愈所開創的五、七言古詩新體式的特徵和二人詩風的相互影響，以及他們在兩次聚會中對其他詩人的重要影響。

第四章研究唐末五代廬山詩人群。唐末五代戰亂中，廬山成為避亂勝地，文人騷客、僧道隱逸紛紛避亂聚居於此。其後南唐於山上白鹿洞建國學，江南士子多來此肄業，而其學業之一即為詩歌。故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期中，廬山成為一個詩歌活動中心，先後有二十多位詩人聚居於此，可按時代先後大致分為兩個詩人群。他們的作品表現了渴求文治、厭惡亂世的心理，以及愛詩成癖、以詩垂名的觀念。創作上五言學賈島，七言學鄭谷，體現了晚唐賈體、鄭體詩風向宋初晚唐體詩風的過渡。

第五章描述唐末五代泉州詩壇。唐末五代之際，中原及各地戰亂頻仍，而王氏兄弟所佔據的閩中則相對安定，故不但外出應舉遊宦的閩士紛紛返鄉，中朝士大夫亦多避亂入閩，從而使得閩中出現詩人詞客薈萃的局面，並在重鎮福州、泉州兩地形成文學活動中心。由於閩王王審知從子、泉州刺史王延彬(891~920)的愛好和扶持，泉州詩壇尤為活躍，主要有徐夤、鄭良士、省澄、韓偓(842~923)、顏仁郁等。五代後期，閩為南唐、吳越瓜分，但留從效、陳洪進相繼占據泉州，保持獨立，延納士人，故彼時泉州的詩歌活動仍相當活躍。

本書文章、注釋及參考書目的格式遵照第十四版《芝加哥文章格式手册》(*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①這一文章格式為國際漢學家所普遍採用。

^①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上編

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考論



一 《翰林學士集》與太宗朝宮廷詩人群

日本尾張國真福寺存唐寫卷子本《翰林學士集》一卷,^① 共收唐太宗(626~49 在位)君臣唱和詩五十一首并序一首, 分屬十三題。其中收許敬宗(592~672)詩十三首并序一首, 太宗詩九首, 上官儀(607? ~64)詩六首, 長孫無忌(? ~659)詩四首, 楊師道(? ~647)、褚遂良(596~658)詩各三首, 劉子翼(? ~650?)詩二首, 岑文本(595~645)、劉洎(? ~645)、朱子奢(? ~641)、于志寧(588~665)、沈叔安、張文琮、鄭元璫、張後胤、陸澄、高士廉(576? ~647)、鄭仁軌詩各一首。按唐翰林院始建於唐玄宗開元初, 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 入居供奉; 至開元二十六年(738), 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 太宗時尚無這一官職,^② 故日本學者早已指出此集標題當係後人妄加。關於此集的實際結集情況, 學者們有種種推測。服部宇之吉另擬其題為《貞觀中君臣唱和詩集》; 福本雅一提出《弘文館學士詩集》或《唐太宗御制及應詔詩集》之稱; 陳伯海推測可能為敬宗後人據其示意所編唱和總集, 或其所編大型總集、類書之一的殘卷; 森立之疑為許敬宗所撰, 陳尚君進一步指出可能為許敬宗別集殘卷, 理由為集中收許詩最多, 每題皆有其作品, 且目錄亦以其詩列目。^③ 按傳世《翰林學士集》

① 此卷原藏日本奈良大寺東南大院, 十四世紀轉藏於岐阜羽島的真福寺。一六一二年, 真福寺遷入尾張國(今屬愛知)。一九四五年, 寺毀於戰火, 此卷幸得保存。今存於名古屋真福寺。參陳尚君, 《〈翰林學士集〉前記》, 收《唐人選唐詩新編》, 傅璇琮編(西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6), 頁 3。

② 王溥(922~82), 《唐會要》(北京: 中華書局, 1957), 卷 57 頁 977~78。關於唐翰林學士建制之討論甚多, 以 Feng-Yu Shih(施逢雨)的論述較為詳盡。參其“Li Po: A Biographical Studies”[李白生平研究](Ph.D Dis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83), 95~97。

③ 見陳伯海, 《唐卷子本〈翰林學士集〉考索》, 《中華文史論叢》29(1984)1, 頁 70~71; 陳尚君, 《〈翰林學士集〉前記》, 頁 4。